

<<永别了.武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永别了.武器>>

13位ISBN编号：9787544708609

10位ISBN编号：7544708608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页数：471

译者：孙致礼,周晔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永别了.武器>>

前言

我们向读者译介的这部《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一战后写成的一部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最广受推崇的一部杰作。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

他父亲是医生，酷爱钓鱼、打猎，母亲则爱好音乐、美术。

由于受父母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常到密执安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

上高中时，海明威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同时还参加学校的演讲协会和乐队，并向校报、校刊积极投稿，很早就显示出他在体育和写作方面的才华。

17岁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增加了一岁。

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7月8日被炮弹炸伤双腿，住进米兰一家医院。

经过十多次手术，他的腿伤终于治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

然而，战争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可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他人，使海明威越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1919年初返回家乡，海明威只好重操旧业，到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当记者。

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一同赴巴黎担任该报驻法特派记者。

在此期间，海明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如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等。

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目睹了人类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经历了种种苦难，因而对社会、人生大为失望，便通过创作小说描写战争的残酷，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

斯泰因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

<<永别了,武器>>

内容概要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美国救护车司机亨利与英国女护士凯瑟琳在意大利前线的爱情故事，探讨了爱和恨，忠诚与背叛的主题，作品艺术技巧成熟，标志着海明威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成就了海明威在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地位。

<<永别了.武器>>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译者：孙致礼 周晔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是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1954年因《老人与海》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简洁的文风，对20世纪美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永别了.武器>>

章节摘录

“意大利人对我们的威胁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

“后卫部队对什么都害怕。

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说得很有道理，中尉，”博内洛说。

“我们现在去哪儿？”

”皮亚尼问。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到天黑再说。

我们要是能走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若是想证明第一次没打错，就必定要把我们全打死，”博内洛说。

“我可不想豁着命去试探他们会怎么着。

”“我们找一个尽可能接近乌迪内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天黑再穿过去。

”“那就走吧，”博内洛说。

我们沿着路堤的北边走下去。

我回头望了望。

艾莫躺在烂泥里，跟路堤成同一角度。

他人很小，两只胳膊贴在身边，裹着绑腿的双腿和沾满烂泥的靴子连在一起，脸上盖着帽子。

他看上去彻底咽了气。

天在下雨。

在我认识的人中，他算是我很喜欢的人了。

我口袋里装着他的证件，我准备给他的家人写信。

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

农舍周围都是树，挨着农舍还有一些农场建筑物。

二楼有个用柱子撑起来的阳台。

“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拉开一点距离，”我说。

“我先走。

”我朝农舍走去。

田野里有一条小路。

从田野里走过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朝我们开枪。

我朝农舍走去，这下就看清楚了。

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连在一起，柱子间露出干草来。

院子是用石块砌成的，院里的树都滴滴答答地滴着雨水。

一辆双轮大车没装东西，车辕高高地翘在雨中。

我来到院子里，穿过去，在阳台下站住了。

房门开着，我走了进去。

博内洛和皮亚尼跟了进来。

屋里很暗。

我走到后边厨房。

一个没加盖的大火炉里还有炉灰的余烬。

炉灰上方吊着几只水壶，但里面都是空的。

我寻来寻去，却找不到什么吃的。

“我们得到仓房里去躲一躲，”我说。

“你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皮亚尼，拿到那儿去？”

”“我去找找，”皮亚尼说。

“我也去找找，”博内洛说。

“好吧，”我说。

<<永别了.武器>>

“我上去看看仓房。”
“我找到一道石梯，从下面的牛栏通到上面。
雨中的牛栏闻起来又干燥又适意。
牲口都没有了，大概是主人撤离时赶走了。
仓房里装着半屋子干草。
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用木板堵着，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开着。
仓房里有一道斜槽，叉起的干草可以从上面滑下去喂牲口。
亮光透过窗孔射到地板上，干草车开进来，就可以把草叉起送到楼上。
我听见雨打屋顶的声音，闻到干草的气味，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正的干牛粪味。
我们可以把南面窗子撬开一块木板，往外张望院子里的动静。
另一扇窗子面对着北边的田野。
我们可以通过两扇窗子爬到屋顶再下去，要是楼梯不能用，还可以从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
这是一座大仓房，一听见有人来，就可以躲进干草堆里。
这地方似乎挺不错。
我相信，假若他们不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早已到达南边了。
那儿不可能有德国人。
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奇维达莱沿公路行进。
他们不可能是从南边过来。
意大利人更为危险。
他们吓坏了，看到什么都乱开枪。
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大利军服，混在北边撤退的队伍中。
我不相信。
战争中经常听说这种事。
敌人常常这样对付你。
你没听说我们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扰乱他们。
也许有人这样做，不过似乎很难。
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
我不相信他们非得这么做。
没有必要来扰乱我们的撤退。
军队庞大，道路稀少，撤退必然混乱。
根本没人下令指挥，更别说德国人。
然而，他们还会把我们当成德国人而开枪。
他们打死了艾莫。
干草味很香，躺在仓房的干草堆上，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躺在于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墙头高高的三角切口上的麻雀。
仓房现在不见了，那片铁杉树林砍掉有一年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就只剩下树墩、干枯的树梢、枝条和火后长出的杂草。
你不能往后退了。
你要是不往前走，会怎么样呢？
你再也回不到米兰。
你就是回到了米兰，又会怎么样呢？
我听着北面乌迪内那边开火的声音。
我听得是机枪开火的声音。
却没有炮轰。
这还算值得庆幸的。
他们一定沿路布下了兵力。
我向下望去，借着干草仓房灰暗的光线，看见皮亚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

<<永别了.武器>>

他胳膊下夹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和两瓶酒。

“上来，”我说。

“梯子在那儿。

”随即我意识到，我应该帮他拿东西，于是便下去了。

因为在干草上躺了一阵，头脑有些迷迷糊糊。

我刚才几乎睡着了。

“博内洛呢？

”我问。

“我会告诉你的，”皮亚尼说。

我们上了梯子。

把东西放在干草堆上。

皮亚尼拿出一把带瓶塞钻的刀子，用那钻子去开酒瓶。

“瓶口上了封蜡，”他说。

“一定是好酒。

”他笑了笑。

“博内洛呢？

”我问。

皮亚尼看看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

“他情愿当俘虏。

”我一声没吭。

“他怕我们会被打死。

”我抓着那酒瓶，一声不响。

“你瞧，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信心，中尉。

”“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问。

“我不想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

他溜走了。

”“好的，”我说。

“你切一下香肠好吗？

”皮亚尼在灰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大伙说话的时候，我就切好了，”他说。

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

那酒一定是人家留着准备举行婚礼的。

放的时间太久了，有点褪色了。

“你守在这个窗口往外瞅着，路易吉，”我说。

“我去守在那个窗口。

”我们一人喝一瓶酒，我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狭窄的小窗口往外望着湿淋淋的乡野。

我不知道我期待看到什么，但是除了一块块农田、光秃秃的桑树和落雨之外，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喝了酒，但是并没觉得舒服些。

因为放的时间太久了，酒已经变质了，失去了原有的品味和色泽。

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

今夜将是一个黑漆漆的雨夜。

天一黑再守望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我走到皮亚尼那儿。

<<永别了.武器>>

他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只在他身边坐了一会。

他是个大个子，睡得很沉。

过了一会，我把他叫醒，我们就动身了。

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夜晚。

我不知道自己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死亡，在黑暗中开枪和奔跑。

我们趴在大道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过去后，我们才穿过大路，继续朝北走。

我们在雨中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看到我们。

我们打北边绕过城的时候，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便遇见了撤退的大队人马，整夜都在朝塔利亚门托行进。

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退却。

我们整夜都在行进，走得比车辆还快。

我的腿发痛，人很疲乏，但却走得很快。

博内洛情愿去当俘虏，似乎太傻了。

其实没有什么危险。

我们在两周军队中穿行，也没出什么意外。

假如艾莫没有被打死，那就决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公开沿着铁路走的时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艾莫的遇难来得太突然，太没来由了。

不晓得博内洛在哪儿。

“你感觉怎么样，中尉？”

”皮亚尼问。

路上挤满了车辆和部队，我们沿路边走着。

“挺好。

”“我走烦了。

”“唉，我们现在只能走路。

不用担心。

”“博内洛是个傻瓜。

”“他真是个傻瓜。

”“你准备怎么处理他，中尉？”

”“我不知道。

”

<<永别了.武器>>

媒体关注与评论

海明威的风格完全以技巧吸引人……极少有人能有如此贴合时代气息的文风……《永别了，武器》是一部优美动人的作品。

——《纽约时报》，1929海明威坚持执著于自己的技艺，旨在捕捉人类生存这出悲喜剧中的种种乖张荒诞时刻。

对于极少数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他本人差不多和他的书一样棒。

他没有死，今后数代想投身文学创作的年轻人都不会同意把“死”这个字用在他身上。

——威廉·福克纳

<<永别了.武器>>

编辑推荐

《永别了,武器(英汉双语)》：双语译林，译林独家版权。

<<永别了.武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